

吴其尧

随笔

楼老师

我差不多是从高中阶段才开始学习英语的，但真正懂得如何学习英语，还是进入高三以后的事。所谓懂得，也不过是有一点粗浅的认识而已。

英语老师姓楼名茂盛，籍籍浙江东阳，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初生人，出生于上海。关于楼老师早年经历的零星信息是他本人在课堂上提及的。

But in his way lights on the barren Plains Of Sericana, where Chinese drive With sails and wind their cany wagons light:

（但在飞行途中他却降落在中国的荒原上：那里有中国人挂帆借风驾驭他们轻便的滑竿。）

只见陆先生严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听课者，发问道：谁知道 Sericana 是什么意思？大家面面相觑，无人作答。

到了1974年和1975年左右，楼老师敏锐地感觉到了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，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，搞治理整顿，各行各业出现了生机和活力。

陈子善

不日记

《萧红墓畔口占》小考

照片题诗即这首小诗，四句诗一致，但诗题完全变了，落款也变了：一九四四，十二，廿日。/ 墓在香港浅水湾海滨。

1月24日 阴。《萧红墓畔口占》是戴望舒写于香港的一首小诗，初刊1944年9月10日香港《华侨日报·文艺周刊》第33期。

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，/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，/ 我等待着，长夜漫漫，/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。

《华侨日报》初刊时，诗题作《墓边口占》，第二句作“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”，最后一句作“你卧听着海涛的闲话”。

应该指出，在收入《灾难的岁月》之前，此诗至少还发表过两次。第一次发表于1946年1月22日《新华日报》第四版。

学问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，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都考上了外语专业，成了专业人才，我本人只是他众多学生中极为普通的一员。

坦率地说，我不是楼老师得意的学生，因为如前所述，我英语学习起步较晚，基础较差，到了高二楼老师教我们时，我的英语成绩仍在班里垫底。

我之所以费了如此多的笔墨来回忆我的中学英语老师，首先是深切怀念楼老师，对他面临磨难和坎坷，不沉沦不气馁无怨言的顽强精神表示敬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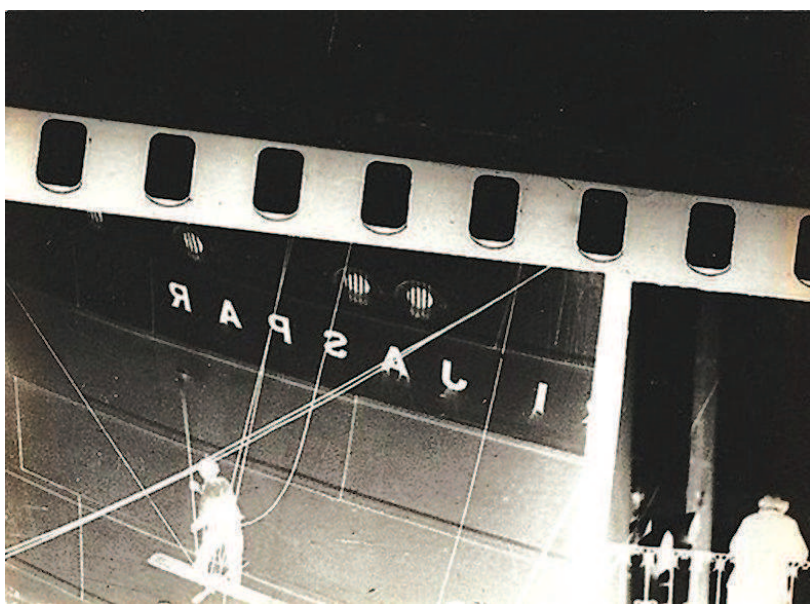
回去想想我刚才说的话。回去后把初中六册、高中三册英语书后的练习做一遍，做完后拿来我看看。我悻悻地回到了教室，垂头丧气地坐在书桌前。

我之所以费了如此多的笔墨来回忆我的中学英语老师，首先是深切怀念楼老师，对他面临磨难和坎坷，不沉沦不气馁无怨言的顽强精神表示敬佩。

感谢楼老师的在天之灵安息。

笔会

周末茶座



顾铮

非专业眼光

弗朗兹·罗的“负影印相”摄影

作为瑞士美术史家海因里希·沃尔夫林的学生，弗朗兹·罗（1890-1965）没有传统的艺术史传统里因循，而是将目光投注到当时的新兴视觉手段摄影上面。

而他自己在研究摄影理论的同时，也在不倦地探索摄影表现的可能性。他的摄影以“负影印相”而著名，以此将人们习惯了的摄影影像再次陌生化。

陆蓓容

望野眼

一年春

生活大概是株蛮横的植物。满身是刺，偶尔开花。久未修剪，此时已割得弯架，扎得人疼痛而烦恼。

我以为为这一年有个寂静的春天。困居月余，知道梅花必定已经凋谢。也只能目送远山上黄云般的樾木，看它渐渐黯淡，悄悄送上一句告别。

免除，徒余体温轻亲吻手腕，带一点儿荒诞和温柔。曾在阳台上眺望河对岸，拆迁后的废墟上，有一片油菜花开了。

钻进去，不止油菜在开花。白豆花，紫豆花，生菜叶，油菜叶。田垄还带着渣土的颜色，远远称不上肥沃，但作物们欣欣向荣。

我很羡慕。也有点高兴。他们也许没有遭遇“每户每两天允许一名成员出入”，可能也不用被滥情的体温枪反复亲吻。

刘铮

西瞥记

张申府与爱因斯坦相对论

现在，知道张申府先生名字的人，大概记得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，是北大、清华的哲学教授，是终生不渝的罗素研究者。

1919年，爱丁顿等人利用5月29日的日全食观测结果，证实了广义相对论。当年，中国就有了通讯报道。

1922年，又到了德国。在《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》一文中，张申府写道：“到德国后，我的薪金没有了，只能靠卖稿子生活。

张申府对爱因斯坦理论的关注是长期而密切的。事实上，读过张申府的著述，又见识了他的部分藏书后，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，论对西方学术（尤其是哲学和物理学）著作、期刊的搜罗之勤、采择之广，中国现代学者无出张申府之右者。

叶扬

名著与画

阿普尔登与安徒生的《红鞋》



安徒生的《红鞋》，收入他的《新童话》第一卷第三辑，于1845年问世。他在前一年开始创作的“新童话”，如《丑小鸭》《雪女王》等，大多是原创作品，不再取材于民间传说。

《红鞋》的故事的是一个名叫凯伦的穷苦女孩，在母亲入葬那天，穿着当日受人施舍的一双式样笨拙的红鞋，跟在棺材后面走。路过的一位老太太见到她，觉得可怜，便收留了她。

很多童话，譬如法国作家贝洛的《蓝胡子和《林中睡美人》，都包含

书讲相对论，最得要，最逻辑，最有条理。十年前吾已节译之，但迄未得出版。”

张申府持续关注相对论的理论发展。1928年1月8日《世界周刊》发表张申府译的罗素《什么是物质》，选自罗素的著作《相对论ABC》。

张申府著述中关于相对论的文字，大体就是上引的这么多。那么，他跟相对论的关系还有没有别的证物呢？

2020年年初，一些张申府旧藏的外文书刊流出，我买到几种，其中恰好有与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相关者。

书有两本，一是埃尔温·弗罗因德里希著《爱因斯坦引力理论基础》增订第四版，一是马克斯·玻恩著《物质的结构》修订第二版。

另有一篇单篇论文四册，虽无铃印，但因为来源相同，相信也是张申府的旧物。这些论文，有一篇是爱因斯坦谈黎曼几何的，发表于1928年；还有两篇是爱因斯坦与梅耶（W. Mayer）合著的《引力与电的统一理论》。

这些书和论文的存在，可以证明张申府对爱因斯坦理论的关注是长期而密切的。事实上，读过张申府的著述，又见识了他的部分藏书后，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，论对西方学术（尤其是哲学和物理学）著作、期刊的搜罗之勤、采择之广，中国现代学者无出张申府之右者。